

## 奸商不奸了

【明慧网】修炼法轮大法前，我觉得自己聪明，活的明白，看破“红尘”。那时候，有朋友让我学大法，我说：“我啥都不信，就认钱。”有一次，一个朋友给我一张看师父讲法录像的门票，我抹不开面子，就去了。看后非常震撼，真是大开眼界，从此我走进大法修炼，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改变。

### 对照大法 看清得与失

如果不用大法对照，看不出以前我有多糟糕。那时候，与同行竞争不择手段，拼得你死我活。我嫉妒心强，看不上的老板，背后下绊子，匿名举报他们卖假货，让稽查部门打假。有一次，一个顾客对我说：“某店进了一批××货，你咋没有？”我问：“是正品吗？”她说：“假的，不过卖的火，我以为你这有呢。”我不动声色，偷偷打电话举报。过了一会儿，我去那家店对面，看看有什么动静，就见稽查队的往车上搬货。后来听说，那家店被罚黄了。

为了防备别人打黑枪，逢年过节，我给稽查队的人送礼，凡是管我的衙门，都打点好，久了，便成了哥们。实践证明，（在中共国）这一招很灵，每次检查前，不止一个人给我送信：“要检查了……”

从此，我可以堂而皇之卖假货，没人查我。稽查队人来我店里，我很慷慨：“需要啥？随便选，别客气。”有时他们会问：“这件是正品吗？”我说：“我的店里没假货。”

有一次，一个稽查队哥们给我一本“产品没收单”，这是打假凭据，全国通用。可能他觉得光吃不吐不好意思，用这方式弥补一下。给我时，他说：“开几张就行，别开多了。”我大喜，根本没听他的，把一本单据全填写完，分别寄给发货厂家，告诉他们：“你的产

品被打假了。”我欠的货款也一笔勾销。

修大法后，师父讲的法理白言明。我悔恨，拼搏中造业巨大，钱赚了，却招来一身病。大法使我看到光明，找到做人的方向，也找到做生意的方向。大法讲善恶有报、不失不得、生命轮回、人成神之路、天国与地狱、德与业的关系、生命微观与宏观、发财与招祸的根源……真是一部天书。从此，我修心养德，努力提升自己。

### 是你的财不丢

修大法后，我按真、善、忍约束自己，我坚信一点：要正品经营，做个正派生意人。学大法，我明白：不会因为你笨，就让你少得，不会因为你聪明，就让你多得，善恶有报，天理在制约一切。有了心法，心里亮堂，不管赚钱和赔钱，都知道是咋回事，都能平和对待。

举一个失而复得的例子：

有一次，一个店员押一辆三轮车去送货，很久没回来。天已经很晚了，店员回来了，哭着说：“三轮车把我甩下了，货丢了，这批货我赔。”

我第一反应是，如果真丢了，也不能让店员赔。我概算一下，大约有2100多元的货。我说：“赔啥赔？丢就丢吧。”

我想起师父的法：“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转法轮》）要是以前，



我会着急，会训斥店员，那可是钱呀。可这次我很淡然，我说：“咱再去找一下吧。”

沿着原路，找了两个来回，还是没有。我说：“下班吧，别当回事。”店员不走，非要再等等看。

就在要走时，三轮车回来了，原来弄错了地方，走岔路了。

### 把多余钱退给人家

有个人租我房子，后来他搬走了。我一看合同，还没到期，按天数，应该退给他800元。虽然合同上没有这一条，但我得按大法的“真”约束自己，合同是治人的，大法是正人心的。师父说：“公平交易，把心摆正。”（《转法轮》）我不能占人家便宜。于是，我主动找他，给他退回800元。

他非常意外，一再说：“搬走是我自愿的，钱我不能要。”

我说：“你吃亏了，我心里不安，必须得收下。”他说：“吃亏我愿意，钱不能要。”

我说：“如果不修大法，我不会退钱，我师父告诉我遇事要为别人着想，不能自私。你不收，说明我修的不好。”他感慨地说：“碰上你这样好人，真是难得，你是我敬重的人。”

文：内蒙古大法弟子◇

# 被非法关押在新疆“教培中心”两年的经历

【明慧网】前两天社区民警来家里，说起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是因为二零一七年针对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维稳而受牵连，把我们送到了各个区学习班（对外宣称“教培中心”），并被定为所谓的“重点人口”进行管理。这我不禁回忆起自二零一七年以来自己在所谓的“教培中心”经历的点点滴滴。

二零一七年三月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发了“去极端化条例”，四月以后开始大量抓人。基本模式都是社区以各种借口让居民过去一下，然后就送到看守所了，进去直接上手铐脚镣直到被送进教培中心。教培中心大致从七月开始，把各个看守所的人分到了各个教培中心。我是二零一七年邪党开十九大的前几天从家里被送去的。二零一八年以后基本就直接从家里送到教培中心了。社区叫“下名单”：上面把名单推送下来了，他们就按名单就把人送到“教培中心”。在乌鲁木齐市是这样的操作，全疆大致类似，若在南疆，只会执行得更严厉。就规模而言，我下面所述只是乌鲁木齐市七区一县中的一个区的人和事，放眼全市甚至全疆，那规模一定不会少于几百万人。

以下内容是我在教培中心所见所闻，因为所有事情对我们封闭极严，所以有些内容是观察而得。

## 一、教培中心的“工作”人员组成

据观察，教培中心由自治区政法委牵头，公安局派出所，教育系统，社区等单位协办。所以工作人员也是从这些部门抽调过来组成，分别负责安保、上课和日常的组织管理工作，还有后勤人员。所有人都穿警服。安保主要由抽调过来的民警负责，上课是从各个学校抽调的老师，抽调过来的社区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日常管理。还有一类工作人员叫巡控班长，她们每天二十四小时在楼道巡逻并负责开门、打饭、发放物资等。他们是从社会上

招来的临时工。素质良莠不齐，有喝酒打架的，有同性恋。有好几个巡控班长干着干着，社区下了名单，她自己也就进来了。后来形势好一点的时候，她们悄悄对我们说，她们工资很低，签了合同，但不让她们看。

## 二、“学员”（被关押强制洗脑者）组成

主要是政府认为受极端化思想影响的人，均为少数民族，比如以前穿过黑袍子被处理过的人，去“敏感国家”学习旅游的人（几乎全世界的国家都是敏感国家），家里有极端化思想成员的人，家里有服刑人员的，翻过墙的，导游，吸毒者，监狱刑满释放人员（刑满后直接从监狱送到学习班），户籍有问题的人，还有一二四案（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四日全市统一行动，针对部份穆斯林高层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一次行动）人员，毒教材编写人员，各种原因，不一而足。还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进来的。有一个人说社区让她老公过去一趟，她陪老公一起过去，结果就分别被送到了教培中心。有少数民族，主要包括上访户，有明确信仰者，吸毒人员，打架斗殴人员。

所有人员年龄跨度从十六岁的未成年人到八十多岁的老者，包括残疾人员和生活不能自理的人都有，亲人同去的不在少数，一家人都进去的也大有人在。职业方面，有在读或刚毕业没两年的大学生，有即将参加高考的中学生（未成年），有学校的老师、医生、律师、政府部门的工作者，还有做生意的、家庭主妇等等，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听说他们少数民族里有点威望的人，不论从事哪个行业，都被送进来了。人数有来来回回的变动，但应该在一千人左右（仅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女性学员）。

## 三、日常生活作息

日常作息三百六十五天没一天例外，是所谓的“军事化管理”。

早晨七点半（新疆的作息时间比北京晚两个小时）起床洗漱，早读（主要是去极端化条例，法律书，国语课本），做广播操（室内），唱红歌，吃饭。早饭吃完站二十～三十分钟军姿，然后准备上课。所谓“上课”，基本就是手里拿本书互相聊天。也有组织去教室由老师上课，但那种上课方式平均一天一节课也没有。刚开始由各个学校抽调的老师上课，有的老师自己的字也认不全，后来就让学员里国语水平好的给大家上课了。中午一点半下课，唱红歌，吃饭，午休。中午三点起床，坐军姿，三点半开始上课。下午七点唱红歌，吃饭。八点半朗读，消防演练。九点半开始洗漱，同时看电视，主要看新闻联播和新疆新闻联播，还有一些红色影片，一些电视剧。十一点半睡觉。夜间有象看守所那样的值班。

## 四、生活条件

## 五、几个难忘的场面

## 六、回家以后

回家以后，所有人作为重点人口被管控，刚开始的那一个月是每天和社区见面，一个月后改为一周见一次面，再大概六个月后改为一个月见一次面，要持续五年。若去外地，前脚订票或者到，后脚他们的电话就打过来，让写请假条。火车上被检查也是常有的事情。

事实上这种的重点人口管理除了当事人和家属之外，其他的人并不知道。即使这样，一些经历过“文革”又经历过这种维稳的人说，这种维稳造成的恐怖气氛比“文革”更可怕。

上述只是我在学习班所见。我来之前这个学习班就已经在运行着，我回家以后这个学习班也依然存在。涉及了这么多人、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事情他们怎么可能否认掉？！（文／新疆法轮功学员）◇